

# 冯渊是个“奇迹”

李新

我对老友陈军说：“冯渊是个奇迹。”陈军说：“冯渊是性情中人。”

我之所以对陈军说，一是因为他和冯渊是老乡，二是工作中他与冯渊接触较多，对冯渊更了解。

初接触冯渊，觉得冯渊这个人有点怪，有点傲慢，熟悉了便知道冯渊是个特别热心的人，悲天悯人，心有大爱，小区里的流浪猫视他为亲人，他为它们提供食物，构建小屋为它们遮风挡雨。

我熟悉冯渊，起初主要是在各语文专业刊物常看到他的论文。冯渊是众多语文专业刊物的编委；语文核心刊物《语文建设》，冯渊也是编委之一。但没想到他还是成绩斐然的作家，《文汇报·笔会》等著名副刊，常有他散文大作亮相，而且篇篇上“近期作品推荐”。一翻朋友圈，就是冯渊在某报某刊发表了文章，给我的感觉是冯渊每时每刻都在写，都在发。在纸媒日益式微、作者发表比登天还难的今天，冯渊无疑是“另类”。余光中说过：“我左手写诗，右手写散文。”诗歌和散文，都属于文学范畴，冯渊左手写论文，右手写散文，一理性，一感性，一抽象思维，一形象思维，是怎么做到的？真是奇迹。

渊兄说他停笔近30年。我相信。他是我们这茬人中天资聪慧的人。高铁上我碰到一位大学教授、博导，他说我们这代人最厉害的是当年初中考上中专的那批人，他们属于第一梯队，像我们读了高中，考上大学，然后读研读博，做了大学教授、博导的人，不算什么，因为中专最先挑选，剩下的才是重点高中、一般高中。这话有这位教授的自谦，但也说出了一部分事实。渊兄由初中直接考进师范，分数线高出重点中学许多。他是少年，是小有名气的诗人，要不怎么能得到女孩子的爱慕呢？从他的文章中得知，他曾经和一个叫王安的女孩子谈过恋爱，师范时他喜欢上一个女孩子，让那位女孩子的男同桌“过去，我要和她坐在一起”，他们好过一阵，硬是被姓汪的班主任给拆散了。他还和一位女孩子一起看了场电影，他这样的“花运”我一

个都没有。那时候诗歌才子是颇受女孩子崇拜的。可工作后，中专学历显然低了些，工资和职称都受影响，于是不断进修，先大专，然后本科，然后研究生。渊兄一定为学历奋斗了许多年。渊兄的人生轨迹——14岁考进池州师范，毕业后第一年做初三化学老师，然后做高中语文老师，再调到阜阳一中，又作为人才被引进到南京工作八年，再应聘到《语文教学》杂志做编辑，之后调到静安区做语文教研员至今，先后评上特级教师、正高级教师，这30年里他不断学习、进取着，只好对文学说：“先委屈你了。”

这30年应该是蓄势，是积淀，因而能厚积薄发。冯渊少年时代读的书就跟我一样，他四年师范，跟我四年高中（包括复读）不一样，我要为改变命运而挣扎，他的学业负担比较轻——那时农村孩子考上中专，基本土鸡变成金凤凰，农村粮变成商品粮，农业户口变成城市户口，草鞋换成皮鞋，他有宽裕的时间读书，而且是高品质的阅读，像马塞尔·普鲁斯特的《追忆逝水年华》、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、施笃姆的《茵梦湖》等。这些年冯渊走南闯北也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，阅读了大量哲学、心理学、美学书籍，对少年及青春生活有了一定理性观照，所以就不一定是回忆录式地反映生活，而是有高出生活的形而上的哲学意义。

冯渊在微信朋友圈比较活跃，他的大部分散文我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读到的，每读到一篇便击节称赞，也希望他能结集出版。他的散文集《夜路温柔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，我先读到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为他写的序言，然后发微信向他讨要一本，他很快递过来一本，说：“样书不多，仅赠三二好友。”我很荣幸在他“三二好友”之列。

读完之后，更加理解“冯渊是性情中人”这句话。这年头依然热爱着文学，执著地进行文学写作的一般是性情中人。冯渊是教研员，教研是第一天职。我还没发现哪一个教研员为了备课，专门开车跑到费孝通的家乡江村，参观费孝通江村纪念馆，然后坐在太湖边傻想。冯渊开车回到他曾求学四年的池州，不需任何人陪伴，四十度高温的天气里，他将车停在平天湖畔，开足空调，透过玻璃窗，静静观看湖上波纹，浮想联翩。“我在湖畔走来走去，挺起胸膛，步伐稳健，目光坚定，嘴角露出微笑。我真的笑出了声响，低头看手表，已经是第二天的一点整。”（《触摸湖底的每个褶皱》）读到这里，真感觉出有点“王子猷深夜访

戴”的味道。冯渊年轻时就是性情中人，他的身体里藏着一头小牛，曾经骑自行车在原野像牛一样叫着。为了爱情，他曾经从南方跑到北方，住在情敌的单身宿舍，而那位情敌爱着他爱人的一切，包括他的情敌冯渊，送他一篮子鸡蛋。是不是感觉到冯渊在写小说？

冯渊是特别会讲故事的人。他所讲的故事都是现实中曾经发生的事情，冯渊是故事中的主角。冯渊的故事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、陌生的，包括他的冯家塆，包括他的水函，包括古坟，包括他求学的贵池、实习的小学、教化学的初中、教语文的高中，甚至他曾工作过的南京和他现在正在工作的上海。冯渊故事中的人物都很有性格。冯渊自己就很有性格，他的很多文章都表现了不同性格侧面的冯渊。他可以当着汪老师和全班同学的面，把汪老师认为写的不合规的作文本撕了，扔到门外去，一向为老师眼中好学生的我就不敢这样做。

“她的手轻轻握住前面的横杠，她握得这么无力，纤弱，又那么执著。感觉指尖脱落时，她好像从深深的睡眠之海里升腾起来，就伸手握紧那个横杠。不到两秒钟，沉重的睡神将她吞噬，她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吸到沉默的海水深处。她的指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横杠，先是食指和无名指轻轻滑开去，滑开的时候，似乎有一种力量往前伸展，她要卷土重来，再重重握住。我以为她能握住，没有，她非常疲倦，手指里的力量都消耗尽了，中指的指尖轻轻触碰着横杠，与横杠做了最后的告别。”（《一只淡蓝色的透明的手》）当这篇文章出现在微信朋友圈的时候，有朋友留言说：“冯渊的那点小心思……”这篇文章讲的是放寒假了，作者和一个陌生女同学同乘一辆车回家，因为看窗外变化不大的风景有些无聊，他就注意身边的这位女同学，她太困倦了，作者就仔细观察她那只拉横杠的手，写得是那样细腻，你说冯渊是什么小心思？他在文中反复强调“这跟我没有关系”，可他一直在关心和担心那只手，以至于下车后要换船，他还担心她在甲板上能抓住什么。

冯渊特别擅长写和女孩子之间的感情，说是爱情，又似乎不是，“连指尖也不曾触碰”，可就是写得那样细腻，那样真实可信。“我的脸上痒丝丝的。不是那种冲刷式的风，是另一种触碰。细若游丝，又有强烈的质感，在我的两腮、脖颈之间温和地拂过去，缠绕起来，又被风很快吹散。是柳叶，还是稻叶，不，比那要细太多了，若有若无，若无若有，我切实地感受到这种触碰的存在。低头一



《夜路温柔》  
冯渊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

看，是江婉玲的头发。”（《有风吹过耳》）这又是冯渊的一点“小心思”。我们都从青春期走过，甚至再早一点，永远的十三四岁，可谁也没有冯渊把青春期的萌动、悸动写得那样细致而逼真，又有鲜明的时代感。我们男女同学几年，没讲过一句话，冯渊和江婉玲也从来没讲过话。冯渊有一篇特别像小说的散文《院子里如此亮堂》，虚构了两个人物，一个是李昊，一个是哈璋，他们不是一对恋人而是同事，一天下班之后在办公室里哈璋不停地向李昊倾诉她曾经的恋爱经历，以至于值夜人把所有的灯都关了，一楼的门从里面锁上了，哈璋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去寻找弹子锁的旋钮。“两人从未如此靠近，冬天的棉衣让人无法感觉对方的身体，但这不是地铁里的贴近，是暗室之中仅仅两人世界的瞬间靠拢。”我猜想这其中冯渊的影子。冯渊写的就是这种感情，说不清，道不明，朦朦胧胧。我们都这样年轻过，都有类似经历，可就是没有人表达过这种感情；甚至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（不是同性恋），说友谊又超乎一般的友谊，冯渊说是爱情的预演。冯渊所表达的都是别人未表达过的内心隐秘而又确实存在的感情，所以就不是别人所写的爱情、亲情等俗滥了的题材。窃以为冯渊之所以发表率高，跟题材的不断创新有很大关系。

冯渊是心理描写高手，大概是受了普鲁斯特和茨威格的影响。冯渊表现的是自己的心理，又是青春期少年的普遍心理。所以，张新颖将此书概括为“少年冯渊的世界”是非常准确的。

总之，冯渊是个奇迹，不信你读一读。

